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

詩曰：劉豫降金實可羞，邦昌獻璽豈良謀？欺君賣國無雙士，嚇鬼瞞神第一流。

話說當時岳爺要把吉青斬首，吉青大叫：「無罪！」岳爺道：「我怎樣吩咐你，卻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。」便向銅先文郎喝問道：「你這等詭計，祇好瞞吉青，怎瞞得我過？你實說是何等樣人，敢假裝粘罕替死？」

銅先文郎暗想：「中原有了此人，我主休想宋室江山也。」便叫道：「岳南蠻，我狼主乃天命之主，怎能被你拿了？我非別人，乃金國大元帥銅先文郎便是。」岳爺道：「吉青，你聽見麼？」吉青道：「我見他這般打扮妝束，祇道是粘罕，那曉得他會掉換的？大哥要殺我，就與他一同殺罷了！」眾軍士俱跪下討饒。岳爺道：「也罷，今日初犯，恕你一次。日後倘再有誤事，王法無親，決不容情！」吉青謝了起來。岳爺道：「就著你領兵二百，把番將並馬匹軍器，押解前往大營報功。」

吉青領令，押解了銅先文郎並所獲遺棄物件，一路來到劉豫營前，叫小校稟知，好放過去到元帥大營。劉豫聞報，即命傳宣官引吉青進見。吉青叩稟：「岳統制殺敗番兵□萬，活捉番將一員，得了許多軍器馬匹，現解在營門，乞元帥看驗明白，好讓路與小將到大元帥營中去報功。」

劉豫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口中不說，心內暗想：「金兵□分厲害，南朝並無一人敢當。岳飛初進之人，反有這等本事！我想他祇用八百兵丁，便殺敗了□萬人馬，擒命了番邦元帥。若還論功，必定職居吾上。」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有了，索性待我佔了，後來的功，再讓他罷。」

主意已定，便假意開言道：「吉將軍，你同岳統制殺敗番兵，擒獲番將，這件功勞不小！但你去到大營報功，須要耽擱時日。你營中乏人，恐金兵復來。我與你統制猶如弟兄一般，不如我差人代你送往元帥處，你與我帶了豬羊牛酒，先回本營去犒賞三軍罷。」吉青不知是計，即便謝了劉豫。劉豫吩咐家將，整備豬羊牛酒，交與吉青帶回本寨去。分犒眾軍，不提。

且說劉豫將銅先文郎囚在後營，解來物件暫且留下。把文書寫停當封好了，叫旗牌上來吩咐道：「你到大營內去報功，大元帥若問你，你說金兵殺來，被本帥殺敗，拿住一個番將囚在營中。若是大元帥要，就解送來。若是不要，就在那邊斬了。元帥問你，說話須要隨機答應，不可漏了風聲。」旗牌得令出營，望大營而來。

再說胡中軍回營，換了衣服，來見元帥。元帥便問：「所探之事如何？」胡中軍將到了青龍山，爬在樹頂上一夜所見之事，細細稟知。元帥道：「難為你了，記上你的功勞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元帥昇帳，聚集眾節度、各總兵議事。眾將參見已畢，有傳宣官上來，稟道：「二隊先鋒劉節度，差旗牌來報功，在營門外候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令他進來！」那旗牌官進來，叩了頭，將文書呈上。張元帥拆開觀看，原來又將岳先鋒的功勞冒去了，便吩咐賞了旗牌：「且自回營，可將所擒番將，活解來營，待本帥這裡敘功，送往京師，候旨便了。」旗牌叩謝出營而去。

張元帥打發了旗牌出營，便向眾將道：「兩次殺敗番兵，俱系前隊岳飛大功。今劉豫蔽賢冒功，朝廷正在用人之際，豈容奸將埋沒才能，以至賞罰混亂？本帥意欲將他拿來斬首示眾，再奏朝廷，那一位將軍前去拿他？」

言未畢，胡中軍上前稟道：「元帥若去拿他，恐有意外之變。不如差官前去，傳元帥之令，請他到來議事，然後聚集眾將究明細底，然後斬他，庶眾心誠服，他亦死而無怨。」元帥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就著你去，請他到大營來商議軍機，不得有誤。」中軍得令，出營上馬，往劉營來。

不道元帥帳下，有一兩淮節度使曹榮，卻與劉豫是兒女親家。當時親見元帥命軍去賺劉豫，心想：「他的長子劉麟，卻是我的女婿。父子性命，旦夕難保，叫我女兒怎麼好！」遂悄悄出帳，差心腹家將，飛馬往劉營報知。

此時劉豫正在營中盼望那報功的旗牌，不見回來，忽傳宣進營稟說：「兩淮節度使曹爺，差人有緊急事要見。」劉豫即著來人進見，來人進營，慌慌張張叩了頭，說道：「家爺不及修書，多多拜上。今大元帥探聽得老爺冒了岳先鋒的功勞，差中軍官來請老爺到大營假說議事，有性命之憂，請老爺快作計較。」劉豫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忙取白銀五□兩，賞了來人，說道：「與我多多拜上你家爺，感承活命之恩，必當重報。」來人叩謝，自回去了。

劉豫想了一會，走到後營。將銅先文郎放了，坐下道：「久聞元帥乃金邦名將，誤被岳飛所算。我觀宋朝氣數已盡，金國當興。本帥意欲放了元帥，同投金國，不知元帥意下若何？」銅先文郎道：「被擄之人，自分一死，若蒙再生，自當重報。吾狼主□分愛才重賢，元帥若往本國，一力在我身上保舉重用。」劉豫大喜，吩咐整備酒飯，一面傳令收拾人馬糧草。正待起行，旗牌恰回來繳令，說：「大元帥命將所擒番將，國解大營，請旨定奪。」劉豫大笑，遂鳴鼓集眾將士，參見已畢。

劉豫下令道：「新君年幼無知，張所賞罰不明。今大金狼主重賢愛才，本帥已約同金國元帥，前去投順。爾等可作速收拾前去，共圖富貴。」言未畢，祇聽得階下一片聲說道：「我等各有父母、妻子在此，不願降金。」哄的一聲，走個罄盡。劉豫目瞪口呆，看看祇剩得幾名親隨家將，祇得和銅先文郎帶領了這幾人上馬，又恐怕岳飛兵馬在前邊阻礙，祇得從小路大寬轉取路前行。

忽見後面一騎馬飛奔趕來，叫道：「劉老爺何往？」劉豫回頭看時，卻是中軍，便問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中軍道：「大老爺有令箭在此，特請元帥速往大營議事。」劉豫笑道：「我已知道了。我本待殺了你，恐沒有人報信，留你回去，說與張所老賊知道，我劉豫堂堂丈夫，豈是池中之物，反受你的節制？我今投順金國，權寄這顆驢頭在他頸上，我不日就來取也。」嚇得中軍不敢做聲，回轉馬頭就走。不知是那個走漏了風聲。飛跑趕回大營，來報與張元帥。

張元帥隨即修本，正要差官進京啟奏，忽報聖旨下。張所接旨宣讀，卻是命張所防守黃河，加封岳飛為都統制。張所謝恩畢，隨將所寫奏明劉豫降金、岳飛得功的本章，交與欽差帶進京去呈奏，命岳飛領軍前行，同守黃河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粘罕在青龍山被岳飛殺敗，領了殘兵，取路回到河間府來見兀兀。兀兀道：「王兄有□萬人馬，怎樣反敗於宋兵之手？」粘罕道：「有個岳南蠻，叫做岳飛，真個厲害！」就把他獨來踰營並水火埋伏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兀兀道：「並未曾聽見中原有甚麼岳飛，不信如此厲害。」粘罕道：「若沒有銅先文郎替代，我命已喪於夾山道上矣！」兀兀聽了大怒道：「王兄你且放心，待某家親自起兵前去，渡黃河拿住岳飛，與王兄報仇，直搗金陵，踏平宋室，以泄吾恨！」那兀兀正在怒烘烘的要拿岳飛，卻有小番來報：「銅先文郎候令。」兀兀道：「王兄說他被南蠻拿去，怎得回來？」就著令：「傳進來！」

且說那銅先文郎，同著劉豫抄路轉到金營，即對劉豫說道：「元帥可在營門外等等，待我先去稟明，再請進見。」劉豫道：「全仗幫襯！」銅先文郎進了大營，一直來到兀兀帳前跪下叩頭。兀兀道：「你被南蠻拿去，怎生逃得回來？」銅先文郎將劉豫投降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兀道：「這樣奸臣，留他怎麼？拿來『哈喇』了罷！」哈迷蚩道：「狼主不可如此。且宣他進來，封他王位，安放他在此，自有用處。」兀兀聽了軍師之言，就命平章宣進朝見，封為魯王之職，鎮守山東一帶。劉豫謝恩，不表。

再說張元帥兵至黃河，就分撥眾節度，各處堅守。岳飛同著吉青，向北紮下營寨守住。張元帥自領大兵攻取汴京。那張邦昌聞知張元帥領兵來取城，心生一計。來至分宮樓前見太後，啟奏道：「兀兀兵進中原，不日來搶汴京。今康王九殿下在金陵即位，臣欲保娘娘前往。望娘娘將玉璽交付與臣，獻與康王去。」娘娘聞奏，兩淚交流道：「今天子並無音信，要這玉璽何用，就交與卿便了。」張邦昌騙了玉璽，到家中收拾金珠，保了家小出城，竟往金陵去了。

再說張元帥兵至汴梁，守城軍士開城迎接。張所進城，請了娘娘的安。娘娘就將張邦昌騙去玉璽、帶了家眷不知去向，與張所說知。張所奏道：「四面皆有兵將守住，不怕奸臣逃去。臣差人探聽奸人下落，再來復旨。」元帥辭駕出朝，將兵守住汴梁，不表。

再說張邦昌到了金陵。安頓家眷，來至午門，對黃門官道：「張邦昌來獻玉璽，相煩轉達天聰。」黃門官奏知高宗。高宗問眾臣道：「此賊來時，眾卿有何主見？」李太師奏道：「張邦昌來獻玉璽，其功甚大，且封他為右丞相。但他本心不好，主公祇宜疏遠他，他就無權矣！」高宗大悅道：「可宣上殿來。」

邦昌來至殿前俯伏。高宗道：「卿之前罪免究，今獻玉璽有功，官封右丞相之職。」邦昌謝恩而退。到了次日，邦昌上殿奏道：「臣聞兀朮又犯中原，有岳飛青龍山大戰，殺得番兵片甲無存。若無此人，中原難保，真乃國家之棟梁也！現為都統，不稱其職。以臣愚見，望主公召他來京，拜為元帥，起兵掃北，迎請二帝還朝，天下幸甚！」高宗聽了，暗想：「好雖好，我總不聽你。」遂說道：「卿家不必多言，孤自有主意。」邦昌祇得退出。

回至家中，想道：「這樣本章，主公不聽，雖為丞相，總是無權了。」正在無計可使，適值侍女荷香送茶進來。邦昌觀看，頗有姿色，便想：「不若認為己女，將他送進宮中。倘得寵用，祇要誘他荒淫酒色，不理朝政，便可將天下送與四狼主了。」遂與荷香說知，荷香應允。

張邦昌次日妝扮荷香，上了車子，推往午門。邦昌進朝奏道：「臣有小女荷香，今送上主公，伏侍聖駕，在午門候旨。」那個少年天子，一聞此言，即傳旨宣召。荷香拜伏金階，口稱：「萬歲！」高宗觀看大悅，遂傳旨命太監送進宮去。李綱出班奏道：「請主公送往西宮。」邦昌又奏道：「望主公降旨，召岳飛回朝，拜帥掃北。」高宗傳旨，就命邦昌發詔去召岳飛。高宗自回宮去，與荷香歡敘，不表。

且說張邦昌將旨放在家中，不著人會召岳飛，算定黃河往返的日子，邦昌卻來復旨，回奏：「岳飛因金兵犯界，守住要地。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因此不肯應詔。」高宗道：「他不來也罷了。」

且說李太師在府中，與夫人說起張邦昌獻女之事，夫人道：「他為不得專權，故送此女，以圖寵用耳。」太師道：「夫人之言，洞悉奸臣肺腑，老夫早晚也要留心。」正說之間，祇見檐下站著一人。太師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過來跪下叩頭道：「小人是張保。」太師道：「張保，我一向忘了，祇為國事匆忙，不曾抬舉你。也罷，你去取紙筆過來。」張保就去取了文房四寶來放在桌上。太師爺就寫起一封書來，封好了，對張保說：「我荐你去岳統制那邊去做個家丁，你可須要小心伏侍岳爺！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去的！古人云：宰相的家人七品官。怎麼反去投岳統制？」李太師說道：「那岳統制真是個人中豪傑，蓋世英雄，文武雙全。這樣的人不去跟他，還要跟誰去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且去投他，如若不好，仍要回來的。」當時叩別了太師，出了府門，轉身來到家中，別了妻子，背上包袱行李，提著混鐵棍，出門上路而行。

一日，來到黃河口岳爺營前，向軍士道：「相煩通報，說京中李太師差來下書人求見。」軍士進營報知岳爺。岳爺道：「可著他進來。」軍士出營說：「家爺請你進去。」張保進營叩頭，將書呈上。岳統制把書拆開一看，說道：「張管家，你在太師身邊，討個出身還好。我這裡是個苦所在，怎麼安得你的身子？且到小營便飯，待我修書回稟太師爺罷！」張保同了岳爺的家人，來至旁邊小營坐下。

張保看那營中，不過是柏木桌子，動用家伙，俱是粗的。少停送進酒飯，卻是一碗魚、一碗肉、一碗豆腐、一碗牛肉、水白酒、老米飯。那家人向張保說道：「張爺請酒飯。」張保道：「為何把這樣的菜來與我吃？」家人道：「今日卻是為了張爺，特地收拾起來的！若是我家老爺，天天是吃素，還不能歡喜的哩！每到吃飯的時候，家爺朝北站著，眼上淚盈盈說道：『為臣在此受用了，未知二位聖上如何！』那有一餐不慟哭流淚！」張保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不要說了，且吃酒飯。」他就一連吃了數□餘碗，轉身出來，見了岳爺，岳爺道：「回書有了。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回去了，太師爺之命，不敢有違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權且在此過幾日再處罷。」遂命張保進營去，與吉青相見過了。吉青道：「好一個漢子！」張保自此在營中住下，不表。

且說張邦昌送玉璽時，一路上就印了許多紙，所以他就假傳聖旨頗多。那一日將一道假旨，到黃河口來召岳飛。岳飛出來接旨，到裡邊開讀了。岳爺道：「欽差請先行，岳飛隨後便來。」那欽差別過岳飛，回復張邦昌去了。岳飛吩咐吉青道：「兄弟，為兄的奉旨回京，恐番人渡河過來，非同小可。為哥的有一句要緊說話，不知賢弟肯依否？」吉青道：「大哥吩咐，小弟怎敢不依？」那岳爺對吉青說出這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：猙獰虎豹排牙抓，困水蛟龍失雨雲。畢竟不知岳爺對吉青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